

王学基,孙九霞,黄秀波.中介、身体与情感:川藏公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J].地理科学,2019,39(11):1780-1786.[Wang Xueji, Sun Jiuxia, Huang Xiubo. Mediation, Body and Emotion: Mobility Experiences in Road Travel on Sichuan-Tibet Highwa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1): 1780-1786.] doi: 10.13249/j.cnki.sgs.2019.11.012

# 中介、身体与情感:川藏公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

王学基<sup>1</sup>,孙九霞<sup>1</sup>,黄秀波<sup>2</sup>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2.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新流动性范式下,与交通行为相伴的流动不再只是旅游者到达目的地的方式,转而成为深刻嵌入于旅游通道空间中的独特体验。通过在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的过程中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川藏公路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的多元体验及体验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流动性体验构成了道路旅行者旅游体验的核心,并涉及中介、身体与情感的融合与互动。物质性中介塑造了道路旅行者的中介体验,在构建“连结”和制造“分离”中影响旅行者在人地互动中的身体体验。同时,流动过程塑造了旅行者从视觉到多感官的具身性体验,包含正面与负面体验的交替与综合,且时常涉及危险与疼痛的极致体验。最后,中介与身体体验形成向情感的投射,道路空间环境与流动状态的转换塑造情感体验的多变性。

**关键词:**流动性;旅游体验;道路旅行;川藏公路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9)11-1780-07

理性和工具主义备受推崇的现代社会中,旅游逐渐走向大众化和麦当劳化的生产过程,人们开始对标准化的大众旅游产生厌倦。在此背景下,从西方发达社会到转型期中国社会,越来越多非大众化旅游方式开始出现。旅游流动在时间、空间乃至社会性维度上得以拓展,衍生出多元化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旅行方式,有别于大众旅游在休闲、交往和审美上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取向<sup>[1]</sup>。在中国,拉萨的“藏漂”<sup>[2]</sup>、丽江的生活方式移民<sup>[3]</sup>、川藏公路上的骑行者<sup>[4]</sup>等均是大众旅游的替代性选择,多元流动方式也在重塑和改变着社会整体的旅行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众多新兴旅游方式中,以川藏公路为代表的道路旅行备受追捧。自21世纪初开始,作为通往西藏最为重要的通道,川藏公路旅行成为人们追求“不一样旅行体验”的选择,乃至年轻人的“旅行梦想”。如今每年5~9月,采取骑行、徒步、摩旅(驾驶摩托车)、自驾等多种流动方式的大量旅行者纷至沓来。在国内旅游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川藏公路已然从西部国防战略公路进入公众旅游消费视野<sup>[5]</sup>。而作为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川藏公路上的旅行也被称为“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之旅。

有研究表明,道路沿线丰富的旅游资源数量与安全风险成正比<sup>[6]</sup>。作为一条风景极致但危险性高、通行难度大的公路,其所代表的道路旅行必然塑造了一种极端非正常的体验。那么,道路旅行流动过程赋予了旅行者怎样的体验?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往旅游实践和旅游地理研究都将旅途视作工具性的过程,因此旅行者需要旅途流动过程的效率和舒适<sup>[7]</sup>,而川藏公路旅行恰恰相反,旅行者热衷于体验在路上的非舒适和非效率的流动过程。道路旅行是以流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实践,因此本文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旅行者在道路空间流动过程中有别寻常的旅游体验。

尽管旅游地理学者很早便提出旅游通道在旅游系统中连接客源地和目的地的重要性,应作为

**收稿日期:**2018-12-13;**修订日期:**2019-04-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ZH1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18)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801126)资助。[Found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19YJCZH175),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5ZDB11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01126).]

**作者简介:**王学基(1990-),男,山东泰安人,博士,主要从事旅游与流动性、旅游与社会发展研究。E-mail:wangxj227@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孙九霞,教授。E-mail:sunjx@mail.sysu.edu.cn

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sup>[8]</sup>。而实际的研究焦点仍集中于旅游系统中相对固定的场所和时间,假定旅游体验发生在目的地而旅游动机生发于客源地,旅游通道并没有成为学术问题意识的来源<sup>[9]</sup>。同时,从微观视角对旅游流动过程的研究关注不足,从而忽略了对旅游过程体验的关注。传统交通研究也似乎想把旅行和交通分开,而新流动性范式强调事物间的联系,试图改变两者分化的情况<sup>[10]</sup>,旨在尝试修正社会研究和旅游研究的静态性与边界性<sup>[11]</sup>。流动不再只是旅游活动的工具性附属,而是旅游体验与意义生产的重要过程<sup>[12]</sup>,发生在“旅游通道”中的偶然性和随意活动是旅游体验的重要部分<sup>[13]</sup>。由此,旅游者流动性的黑匣子被打开,“如何”流动成为重要的问题。本文所关注的川藏公路旅行便具有这样的属性。在新流动性范式对旅游地理研究提供的认识论基础上,研究需要关注旅游者在旅游通道空间中流动过程中的具体体验。

学者们对旅游流动性的研究开始更加重视流动的体感<sup>[14,15]</sup>。无论是观光旅游还是其他诸如漫游、跋涉和徒步旅行等各种旅游活动,流动都至关重要<sup>[16]</sup>。那么,如何理解旅游者流动性体验的构成?张朝枝等在关注入藏骑行者的旅游体验时建构了“行为-氛围-情感”体验模型,借此解读骑行者的流动性体验<sup>[4]</sup>。然而,新流动性范式下的旅游流动被视为一种涉身化、感知多样化和技术化的实践<sup>[17]</sup>,流动所依托的物质实体和空间对旅行者流动过程及体验也产生了多方面作用,从而构成个体对流动感知和体验的重要部分<sup>[18,19]</sup>,即流动性研究所强调的物质性(materiality)和物质文化的“即时感知”(sensuous immediacy),及其对流动性体验和实践的影响<sup>[20]</sup>。因此对于旅游者流动性体验及其构成的关注,需要思考流动过程中如何与物质性中介发生联系并影响感知和体验的获得。川藏公路旅行中的物质性中介指向交通工具和道路空间,两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旅行者的流动实践,而以往研究对旅途中交通工具塑造的流动性体验关注不足<sup>[21]</sup>。因此,本文基于川藏公路旅行的流动性特征,将“物质性中介”作为解析流动性体验的核心影响要素。此外,流动的具身性被视为一种具有个人风格和模式的“表演艺术”,且在地方和景观是如何被感知以及使得旅游有意义中具有中心作用<sup>[22]</sup>。旅行者在流动过程中最明显且最深刻的体验体现在身体上,“身体”因而应作为流动性体验的核心要素。与此

同时,无论是新流动性范式还是旅游研究中的“情感转向”,都强调关注旅游过程中的“旅游者情感”(tourist emotion)是如何在被生产和维持的,以及这种情感体验又如何影响他们的流动<sup>[23]</sup>。鉴于此,本文试图弥补以往研究在流动性体验研究维度上的不足,综合“中介”“身体”和“情感”作为流动性体验的3个核心维度,探讨川藏公路旅行的流动过程中,旅行者在“中介”“身体”和“情感”维度上分别获得了怎样的体验,体验是如何获得的,以及三者之间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

## 1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中川藏公路为国道G318线的成都到拉萨段,即川藏南线。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2 500 km左右的路程中密集分布着惊险、绝美、雄壮的高品质景观。长期以来川藏公路是入藏最为重要的路线之一,也是几条入藏线路中旅游实践活动最为成熟的一条道路,越来越多旅行者到来,旅行方式也日趋多元化。

研究者自2014年开始关注川藏公路及其上的旅游流动现象,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正式调研时间集中在为2016年8月与2017年12月。为了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研究者在调研过程中不断变换流动方式,采用摩旅、背包徒步、搭车等方式,在研究过程中塑造自身流动体验的同时与多类型的旅行者在某个时间段或某段旅程中一同流动,采用参与式体验和情境观察的方法,关注和获取研究对象流动的节奏、路径和体验等方面信息。在以摩旅、徒搭(徒步+搭车)等方式自我体验川藏公路旅行全程的基础上,围绕不同类型旅行者在旅行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在路上的旅游流动过程及流动体验等内容展开观察和访谈。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深度访谈样本共计20个(表1),涉及骑行、徒步、徒搭、摩旅和自驾等各类旅行者。对受访者进行编号处理,编号中大写字母代表旅行方式(徒搭H;骑行R;徒步T;摩旅M;自驾D)。同时,研究者在调研中撰写个人旅行日志,也获取受访者旅行日志。网络资料则主要为马蜂窝网、穷游网等国内自助游攻略与社交分享平台的川藏公路旅行游记等。此外,调研过程中还收集了公路沿途客栈墙壁、道路标识(界碑、里程碑等)上的涂鸦文字,客栈留言本中的旅行者留言等重要素材。资料分析则按照质性研究“浏览资料形成初步认知-归纳

表1 川藏公路旅行者流动性体验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moving on Sichuan-Tibet Highway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旅行方式	出发地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旅行方式	出发地
R01-JWM	男	25	大学生	骑行	江苏	H02-LD	女	26	研究生	徒搭	重庆
R02-AJ	男	24	无业	骑行	福建	H03-MM	女	28	无业	徒搭	广东
R03-DC	男	23	大学生	骑行	重庆	H04-AJ	女	20	大学生	徒搭	四川
R04-WXJ	女	26	公司职员	骑行	山东	H05-YYJ	女	37	拉漂	徒搭	辽宁
R05-MIN	男	22	理发师	骑行	福建	M01-JLE	男	22	大学生	摩旅	福建
R06-DJ	女	35	公务员	骑行	山东	M02-XJJ	男	25	个体	摩旅	广东
T01-YX	男	26	自由职业	纯徒步	湖北	M03-GB	女	30	教师	摩旅	贵州
T02-YF	女	27	健身教练	纯徒步	北京	D01-FG	男	30	个体	自驾	宁夏
T03-LL	男	25	拉漂	纯徒步	四川	D02-YQ	女	22	大学生	自驾	吉林
H01-JK	男	28	电商	徒搭	浙江	D03-BG	男	35	自由职业	自驾	湖南

注:摩旅,驾驶摩托车;徒搭,徒步+搭车;拉漂指川藏旅行后,因喜爱藏文化与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而长期居住在拉萨的汉族群体。

阅读发现-详读并反思意义-概念化关键类目-简化资料并分类-连结类目并得出结论”的基本流程进行。

## 2 道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

### 2.1 中介体验:基于人地互动的连结与分离

流动的物质性中介构成了人与地方、身体与环境间的连结(connection),在实践与体验之间发挥作用。川藏公路旅行中,交通工具在旅行者的流动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影响着旅行者在道路空间的涉入程度而塑造人地互动的不同体验。比如,徒步旅行者与公路间的中介只有脚上的鞋子,旅行者对于道路崎岖、平整、泥泞、上坡和下坡等的感知和体验通过鞋子的中介获得。体验的生成是借由鞋的中介实现了脚与路的沟通,建构了一种具有“缓冲”性的“连结”。学者曾对此提出不同观点,如Ingold认为鞋子构成了对脚的禁锢——“使其触感变得迟钝”<sup>[24]</sup>,这意味着从另一个角度看,流动的中介对于身体与环境之间可能存在“分离作用”(disconnect)。然而,鞋子在川藏公路长时间徒步旅行中的“分离作用”是可以忽略的,鞋子对远距离徒步者而言既是必需的“缓冲”,也在长期流动中与脚融为一体,徒步仍可被视为旅行者与道路空间最真实的“交手”。而自行车、摩托车及自驾车等交通工具作为流动中介,在道路旅行流动中的确塑造了“连结与分离”的差异体验。这几种道路旅行方式都有着高自主性和灵活性,自主性更高的流动模式在旅行中能够获得更多与地方和地景的互动和更深入的感知。

徒步、徒搭、骑行、摩旅及自驾代表了不同的道路使用方式,工具的中介性直接影响流动体验的获得。汽车作为密闭的中介而创造了流动的私人空间,因而塑造了与其他方式不同的“舒适政治”(politic of comfort)<sup>[25,26]</sup>,但在塑造旅行者舒适性流动体验的同时也构成了人与地景、人与人之间更加全面的缓冲和隔离。汽车的高速行驶在某种程度上使旅行者部分的失去了与道路和地景的联系,窗外的景观犹如电影镜头一般闪过。而川藏公路的路况差、限速限行,以及时常出现的被动停止(道路塌方)等道路空间的物质性参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情况,但在高速化的路段上则会被强化并在驾驶与旅行之间构建隔离。相比之下,徒搭实现了徒步与自驾旅行的双重体验,但都是部分获得。徒步在徒搭旅行流动中往往是体验性和辅助性的,远不及纯徒者的徒步体验深刻,搭车时获得的汽车流动性体验也与驾驶无关。徒搭也是“流动的寄生性”(autoecious mobility)最为强烈和准确的体现,这种“寄生性”拓展了中介的意义,指涉旅行者本身的流动有赖于其他旅行者的流动性而实现,并因此产生旅游流动过程中更为多元化的社会交往与互动。骑行与摩旅在流动过程中有着类似的中介体验,摩托车旅行的中介体验是一种对于地理和环境更为深刻的理解<sup>[27]</sup>,摩托车作为中介工具在身体感知与旅行空间中发挥了强连结的作用,获得来自物质空间更为多元且全面的感官,饱含自由感和刺激感。正如摩旅M01-JLE描述的:“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特别自由,感觉一直骑就很爽,川藏线危险刺激,

其他路没有什么挑战性,不够拉风”。不同于汽车的包裹和密闭,摩旅和骑行分别借助对应交通工具的中介作用,获得了与环境、地景间紧密的连结,这种连结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身体流动的自由,强化了身体对于流动和流动所经地景更加深刻的感知与体验。

## 2.2 身体体验:多感官且多层次的具身性实践

从徒步到骑行,从摩旅到自驾,流动中介方式改变的同时身体被使用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旅行者的流动性体验在身体、技术与工具的交互中产生,而身体始终在旅行过程中操持着各种流动任务,并在与道路的交互中获得深刻体验。中介体验的获得也离不开旅行者的身体,因此身体体验在川藏公路旅行的流动性体验中占据重要位置。正如Jayne等人所说,旅行者通过实践来体验地方,这种实践包含身体和感知两方面,或者从现象学角度出发是一种具身性的体验<sup>[28]</sup>,旅行者的实践则是被外部环境和身体感知不断改变的过程。

自厄里提出旅游凝视概念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视觉体验被认为是旅游体验的核心。旅行者流动过程首先被理解为一种视觉性活动。道路旅行者对地方、景观、人群的观看等均在流动过程中进行,流动使得道路旅行的观景不再是凝视,而更接近一种扫视(glance)<sup>[29]</sup>,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流动景观图像的“视觉电影”体验。凝视赋予了视觉优先性,以至于能够以此建立并规定一系列实践和倾向。视觉承担性理论<sup>[30]</sup>正是强调人们对于既定情境的视觉感知,应承担或引导人们穿越既定空间的流动。“看”的体验在川藏公路旅行中被置于了重要位置,“看”的诉求也被纳入流动的动机之中。有人选择川藏公路旅行只是因为路上可以“看到”藏地能看到的所有风景。骑行者R04-WXJ在旅行日记中这样描绘流动在路上的视觉体验:“一路上遇见静谧的湖泊、路过巍峨雪山,与汹涌的帕隆臧布江并行,穿越原始森林,真是美景不断,一路行一路拍照,这样的视觉享受是为前一天煎熬的补偿”。视觉构成了旅行者在路上流动体验的重要部分,视觉体验往往又会与身体的其他感知比如“疲惫”相联系,美好的视觉享受被认为是对身体疲劳的“奖励”和平衡。此外,水平方向上的空间流动使得旅行者能够看到景观的变换,垂直方向上的空间流动则改变了旅行者的空间视野。川藏公路旅行需要翻越12座海拔4000

m以上的高山垭口,而高山垭口上旅行者驻留观景便是因为如此。

道路旅行中流动的身体体验不止依赖视觉,而是来源于多感官的具身性实践。所有道路旅行者的流动都包含或纯粹的、或技术性的身体实践,从而建构了道路旅行的身体体验并承载着道路旅行特有的文化意义。川藏公路旅行并没有持续塑造身体的“舒适”。相反,无论以何种旅行方式在翻山越岭、崎岖的道路空间中流动,都或多或少体验到身体与道路、地景交互中的疲惫、困顿和不适。旅行者的身体感知源自流动本身与道路空间的交互,且包含了身体与工具的互动协商。旅行者需要面对爬坡、逆风、烂路、糟糕的环境天气和紫外线暴晒等外在环境,充满挑战的具身性实践塑造了多感官的身体体验甚至使得情感体验也更加直接和丰富。旅途中与负面身体体验相对的身心畅快之感也充分存在,下坡时体验速度与轻松。摩旅和自驾旅行者在机器动力的帮助下似乎不必体验徒步和骑行者身体的疲劳与辛苦,但在高原公路的旅途中旅行者几乎都不能完全躲避“高原反应”的深刻体验。暴露于低压低氧环境后产生的“高反”成了几乎每位旅行者或多或少的身体感知,流动的状态加剧了高反的程度,这成为川藏公路旅行的标志性身体体验。

旅行中的身体体验也是多层次的,流动中时常获得极致体验。穿行在峡谷和山脊上公路路况艰险,雨季里常发生山体塌方和泥石流增加了旅行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通过每一处险隘都需小心关注。骑车摔伤、驾驶事故等在川藏公路旅途中比比皆是,这是特殊道路空间中的特殊流动体验。实际上,旅行者并非追求实际的风险,而是在感知风险带来的具身性刺激。许多骑行者或摩旅者喜欢“压弯儿”,即以稳定速度快速通过弯道,这种行为本身是有风险的,控制不好极易摔车。但他们往往只在道路条件较好时压弯儿以体验刺激。类似于冒险旅游总是降低实际风险同时又有效提供惊险刺激的体验<sup>[31]</sup>。

## 2.3 情感体验:流动中复杂嬗变的心理感知

流动性与情感密切相关<sup>[23]</sup>,潜在的流动得以转化为现实流动性的关键因素便包含了情感的作用<sup>[32]</sup>,恰当的情感和情绪往往可以刺激流动性的发生。正如旅行者对川藏公路及其所通往的藏地充满期许,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在汉文化的认知中总是伴

随着神圣高远和异域独特的想象,“好奇”“向往”“神秘”“梦想”等词汇交织在旅行者的动机与认知中。旅途涂鸦文字对这种情感的确认更不胜枚举,如“心心念念的旅程,一直朝着梦想出发吧(云笈于然乌)”“马波为梦前行,骑行川藏”……旅行者因为满怀向往而旅行,便是情感之于流动的促成,也是旅行者川藏公路之行最初的情感体验。

川藏公路旅行过程中,旅行者常因流动中的境遇产生复杂多变的情感体验。不同流动模式的旅行者获得的情感体验及影响因素往往不同。如徒搭旅行者搭车顺利与否似乎是关键影响因素,不确定性的“运气”影响着旅行者情绪和情感体验。旅行者常常是从搭不到车的“心情无法形容”到搭到车后“高兴的无以言表”(H03-MM),情绪和心理变化形象表达其情感体验的多变性。而徒步者和骑行者明显的情感体验是漫漫征途的无助感和征服长路的快感。但不完整的骑行对有些骑行者而言是“遗憾”的,“搭车”成了骑行或者徒步旅行者一个关乎成败、关乎坚持与放弃的敏感词。

身体体验到的危险和困顿往往能塑造强烈的情感体验(图1)。旅行者甚至不必亲身经历,只是旁观他人所经历的危险与生死就会对内心情感产生极大影响。像骑行者R03-DC讲述的经历:“二郎山隧道里有骑友被撞死了,我们当时就很惊讶也很害怕…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很复杂”。目睹危险发生对旅行者产生了强烈刺激,从而对“危险”有了更清晰和明确的认识,情感上对川藏公路旅行更加心生敬畏。同时,危险与困苦之后的喜悦与快感对旅行者也是更有价值的。“川藏公路旅行的乐趣和快感往往产生于路上的障碍和危险克服之后”是旅行者常常表达的观念。旅行中的危险和困苦激发了旅行者流动的生命力,并在渡过难关后产生一种力量被释放的快感。而受伤时最强大的感觉——疼痛,甚至成为流动性实践最明

确的证明。受访者常乐于分享旅行中的受伤经历,痛楚变成通往愉悦感和成就感的一种途径和手段,痛苦和流动性被包裹在“受虐”的形式之中,因此而获得的成就感象征着自我的挑战与成长。旅行者面对流动过程和结束时的心境与情感不尽相同,重要的是在流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内心和情感是丰富的,旅行的空间流动对旅行者的情感体验产生重要影响。

### 3 结论与讨论

川藏公路上的道路旅行是发生于特殊地理区域和特殊空间中的旅游流动现象,旅游者的流动性体验构成了其旅游体验的核心,并涉及中介、身体与情感的融合与互动。具体而言,旅行流动性体验存在着与工具性中介的联系并同时本质上存在对空间性中介的依赖,川藏公路旅行实践的物质性中介塑造了旅行者流动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中介既构建“连结”也制造“分离”,物质构造影响旅行者在流动过程与外部的联系,进而影响其在人地互动中的身体体验。如汽车中介为旅行者提供流动的“舒适政治”,但高速流动却建构了驾驶与旅行之间的隔离;徒搭借助“寄生性”融合了徒步艰辛与自驾舒适的双重体验;摩旅和骑行因中介工具的“去分离化”而获得了身体对流动本身和流动所经地景的深刻体验。

此外,道路旅行者在流动中获得了从视觉体验到多感官的具身性体验,产生于工具、技术、空间与身体的交互中,负面的身体体验与身心畅快相互交替,以及危险与疼痛等极致体验成为流动性身体体验的典型特征。极致的身体体验同时成为道路旅行者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的途径和手段。而中介体验与身体体验的交互能够向情感形成投射,旅行者因而在流动中获得复杂多变的情感体验,流动模式差异也影响情感体验的获得,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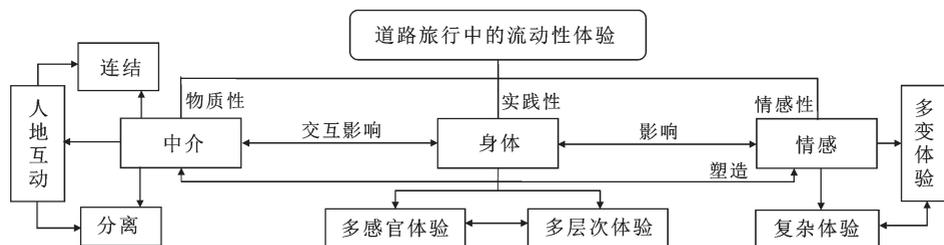


图1 道路旅行中的流动性体验

Fig.1 The mobility experience in road travel

行者在面对流动、风险、静止等的情感体验不断变换,流动所处的地理与社会环境直接影响情感体验的获得。

新流动性范式为旅游地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新范式与新视角下仍缺乏足够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本文基于道路旅行的特殊性,将旅游通道及该空间中具体的旅游流动实践本身视作探索和解释的现象,探讨旅行者在路上流动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区别于以往旅游体验研究更多地关注在地体验,有助于再审视旅游地理学经典的“客源地-通道-目的地”旅游系统模型,凸显旅游通道空间及其中的旅游流动过程的重要性,呼应旅游地理研究的“流动”转向<sup>[33]</sup>。研究所构建的“中介-身体-情感”分析框架既从横向维度分解流动性体验的构成,也考虑三者的纵向递进与互动关系,即物质性中介是身体体验与情感体验的基础或连结,而身体实践会投射并产生情感体验,为分析旅行者的流动性体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对推动旅游通道和体验研究在流动性理论视阈下的理论化具有一定意义。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流动性体验对于旅行者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宏观上道路旅行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解读道路旅行所塑造和表征的社会价值观及文化规范。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曹国新. 中国与西方旅游的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特征[J]. 旅游学刊, 2006, 21(6): 11-15.[Cao Guoxin.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tourism and occidental tourism respectively in ancient, modern and post-ancient times. *Tourism Tribune*, 2006, 21(6): 11-15.]
- [2] Zhu Hong, Qian Junxi. "Drifting" in Lhasa: Cultural encounter, contested modernity,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ibetannes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105(1): 144-161.
- [3] 朱竝,张博,马凌.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议题与展望[J]. 地理科学, 2019, 39(1): 1-11.[Zhu Hong, Zhang Bo, Ma Ling. A review of Chinese internal migration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Topics and prospec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 1-11.]
- [4] 张朝枝, 张鑫. 流动性的旅游体验模型建构——基于骑行入藏者的研究[J]. 地理研究, 2017, 36(12): 2332-2342.[Zhang Chaozhi, Zhang Xin. Constructing a mobile travel experience model: empirical study of cyclists travelling to Tibe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2): 2332-2342.]
- [5] 孙九霞,王学基. 川藏公路与鲁朗社区的旅游中心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6): 36-44.[Sun Jiuxia, Wang Xueji. Sichuan-Tibet highway and tourism centralization of Lulang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ad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9(6): 36-44.]
- [6] 石飞,刘峰贵,李春花,等. 基于旅游安全的川藏公路沿线自然灾害危险性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4, 28(7): 121-126. [Shi Fei, Liu Fenggui, Li Chunhua et al.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disaster harm along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based on travel security.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8(7): 121-126.]
- [7] Dijkstra M, Vidakovic V. Travel time ratio: The key factor of spatial reach[J]. *Transportation*, 2000, 27(2): 179-199.
- [8] 保继刚. 论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核心[J]. 人文地理, 1992, 7(2): 11-18.[Bao Jigang. The research core of tourism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1992, 7(2): 11-18.]
- [9] 孙九霞,王学基,王心蕊. 从“多元”到“贯通”: 跨学科旅游研究之路[J]. 旅游论坛, 2018, 11(2): 34-42.[Sun Jiuxia, Wang Xueji, Wang Xinrui. From "pluralism" to "transfix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Forum*, 2018, 11(2): 34-42.]
- [10] Shaw J, Markus H. Transport, geography and the new mobilitie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0, 35(3): 305-312.
- [11] Sheller M. John U.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2): 207-226.
- [12] 孙九霞,周尚意,王宁,等.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J].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01-1818.[Sun Jiuxia, Zhou Shangyi, Wang Ning et al. 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01-1818.]
- [13] Lamont M J. Wheels of change: A model of whole tourism systems for independent bicycle tourism[D]. Lincoln: Lincoln University, 2008.
- [14] Jensen A. Mobility, space and power: On the multiplicities of seeing mobility[J]. *Mobilities*, 2011, 6(2): 255-271.
- [15] 马凌,孙九霞,朱竝. 流动、旅游与后现代——一个研究视角与一种精神转向[J]. 人文地理, 2017, 32(3): 146-151. [Ma Ling, Sun Jiuxia, Zhu Hong. Mobility, tourism and postmodernis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spirituality turn. *Human Geography*, 2017, 32(3): 146-151.]
- [16] Adler J. Youth on the road: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ramping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5, 12(3): 335-354.
- [17] Watts L. The art and craft of train travel[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6): 711-726.
- [18] Basu P, Coleman S. Introduction: Migrant worlds, material cultures[J]. *Mobilities*, 2008, 3(3): 313-330.
- [19] Haldrup M, Larsen J. Material cultures of tourism[J]. *Leisure Studies*, 2007, 25(3): 275-289.
- [20] Cresswell T.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4.

- [21] 吴寅姗,陈家熙,钱俊希.流动性视角下的入藏火车旅行研究: 体验、实践、意义[J]. 旅游学刊, 2017, 32(12): 17-27.[Wu Yinshan, Chen Jiayi, Qian Junxi. The experiences, practices and mean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in travel to Tibet.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2): 17-27.]
- [22] Haldrup M. Laid-back mobilities: Second-home holidays in time and space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4, 6(4): 434-454.
- [23] Rojek C, Urry J. *Touring culture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22.
- [24] Ingold T. culture on the ground: The world perceived through the feet[J].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2004, 9(3): 315-340.
- [25] Edensor T. Mundane mobilities, performances and spaces of tourism[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7, 8(2): 199-215.
- [26] Urry J. The 'system' of automobility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4, 21(21): 25-39.
- [27] Berger J. *Keeping a rendezvous*[M]. New York: Vintage, 1991: 194-195.
- [28] Jayne M, Valentine G, Holloway S L. What use are units?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alcohol policy[J]. *Antipode*, 2012, 44(3): 828-846.
- [29] Larsen J. Tourism mobilities and the travel glance: Experiences of being on the move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2001, 1(2): 80-98.
- [30] 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Classic edition*[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2014: 66.
- [31] Cater C I. Playing with risk? Participant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in adventur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2): 317-325.
- [32] Kaufmann V. *Re-thinking mobil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37.
- [33] Cohen E, Cohen S A. Current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issues in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4): 2177-2202.

## Mediation, Body and Emotion: Mobility Experiences in Road Travel on Sichuan–Tibet Highway

Wang Xueji<sup>1</sup>, Sun Jiuxia<sup>1</sup>, Huang Xiubo<sup>2</sup>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the mobility experience attached with traffic is no longer only a channel for tourists to arrive at their destinations, but instead becomes a unique experienc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geospatial space of tourism channels. The tourist experience is no longer bounded by relatively static destination space.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focusing on road travel and mobility experience on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wh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mov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verse experience of travelers in the mobility process within road spa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obility experience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travelers, which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mediations, body and emotions. First, material mediations such as bicycles and motorcycles shape the intermediation experience of road travelers. Mediations not only result in 'connections' but also 'disconnection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of travelers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the place. Secondly, the mobility process shapes the traveler's physical experience ranging from the visual to the multi-sensor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negative experience such as the feeling of danger and pain and the positive experience such as excitement and flowing of body and mind. Finally, the intermediary and the body experience form a projection of emo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mobility state leads to the various emotional experience, also the environment of road space has an impact o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travelers.

**Key words:** mobility; travel experience; road travel; Sichuan–Tibet Highway